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志卷六十二

詳校官侍讀_臣陳萬青

編修_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助教_臣金學詩

校對官典簿_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_臣曹方昇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六十二

宋 石埏 功郎 鄭 樵 漁 仲 撰

食貨略第二

錢幣 漕運 鹽鐵茶 鬻爵 榷酤 算緡

雜稅 平準 均輸 平糴 常平義倉

錢幣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

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
莒人謂之刀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
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
者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太公作
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
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足以為貿易之制自圜
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並廢後人不曉其謂
也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

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實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錢所以權天下之利而便於民古人與金銀龜貝相參為幣惟管仲之論詳焉以先王所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者在乎此禹有五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之無饘有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賑之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之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一

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其利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
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
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
姓乃安也秦一中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

二十兩為溢改
周一斤之制

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

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
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

錢

如榆莢也錢重銖半
徑五分文曰漢興

黃金一斤

復周之制更
以斤名金

高后二

年行八銖錢

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錢漢以其太重更鑄榆莢人患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六

年行五分錢

徑以五分用莢錢也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

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是時吳

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文字與四銖同微重耳

後卒叛逆鄧

通大夫也以鑄錢

文字稱兩同四銖

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

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徙貧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

用度既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冶鑄或累萬金不佐

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繡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

漢志曰白撰

直三千

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

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

下品重四兩

三曰復小脩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

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是為白金五銖錢四五年間郡國姦鑄益多公卿請令京師官鑄赤仄以赤銅為其郭一當五賦

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

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搖動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

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於是為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鏈錫文質周郭

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改易不常品名頗衆不足記也及公孫述僭號於蜀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鼎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

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
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
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
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
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民
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寮及
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
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繁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帝乃不鑄錢靈帝作五銖錢而為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董卓焚燒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長安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

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魏文帝
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時
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
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
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
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蜀先主劉

備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拔
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實物軍用不足備甚
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平諸物
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

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馬並徑七分重四銖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民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民間患之後孫權下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為便其省之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

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

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
禁制安帝元興中桓元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
之議曰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
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邇貝歷代不廢者也
穀帛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致損必多魏明帝廢錢用
穀四十年矣終以不便故捨穀帛而復用錢此已然之
驗也元議遂不行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
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剪鑿古錢取銅帝

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穿鑿議者多同之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自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為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薄民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乏宜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民

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陳三不可逮廢帝景和二年遂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効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翦鑿者謂之耒子尤薄輕者謂之行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

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
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緹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
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
太始初惟禁鵝眼緹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
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
覲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閭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
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
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為

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質輕而數多不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欲更鑄會上崩乃止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

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惟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

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鐵無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

銖而行五銖以至陳亡而嶺南諸軍州多以鹽米布帛
交易俱不用錢云北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
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
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
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
內之銅及錢仍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
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
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

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是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而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

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四關其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衆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有私鑄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

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
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易不止
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
久猶不能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
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易錫鑠錫鑠
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
鑠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

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放効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民間錢少晉王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

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鑠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文重一兩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鑄錢監於洛并幽益桂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一鑪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

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九月以天下惡錢轉多乃令所在官為市取之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

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開元通寶高祖創之太宗承之萬代之法也乾封新錢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有將船牴宿於江中鼓鑄所部不能覺察錢復惡濫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糴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粟貴於是權罷少府鑄錢尋復舊則

天長安中揭樣於市令民間依樣用錢俄而簡擇難於交易又降勅非穿穴及鐵錫銅液者並許用之自是盜鑄蜂起有鎔錫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開元五年知政事宋璟請禁天下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物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

官璟因罷相張嘉貞知政事請不禁鑄錢弛其禁民乃安之二十二年張九齡初知政事明皇下其議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遂陳五不可時黃門侍郎裴耀卿等皆以為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事遂不行但下詔禁惡錢而已天寶中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置九十九

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楊潤宣鄂尉各十鑪益鄧郴各五
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
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
二百二十斤白鑪三千七百九斤黑錫五百四十斤每
千錢除工匠外用銅鑪錫約價七百五十文每鑪歲鑄
錢三千三百緡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肅
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有司請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
重寶錢徑一寸每緡十斤與開元錢參用以一當十二

月琦入為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斤
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開元乾元錢三品並行尋而
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開元
錢以一當十減重稜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
不定民間擡加價錢為虛錢長安城中競為盜鑄京兆
尹鄭叔清擒捕之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上元元年
以重稜當五十錢減作三十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寶應
元年改乾元重稜小錢一當二重稜大錢一當三尋又

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
日數百至是人甚便之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淮諸州
任土所出皆賤弱難致之貨以輸京師不足償道路之
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新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
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始增加大歷七年禁天下
鑄銅器建中元年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供
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
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

洛源監不理久廢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
十鑪鑄之每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
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
元和三年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之境
有平陽冶及馬迹曲木等古銅坑二百八十餘井今請
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日鑄二十萬以年計之鑄
成七千萬貫有利於人從之其年六月下蓄錢之禁又
以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可資鼓鑄銀無益於生民自

五嶺以北銀宜禁採惟課採銅資官鑄作四年京師用錢每緡除二十陌於是禁之又禁錢出嶺除採銀禁六年制公私交易十緡以上即兼用段足其年三月河東節度使王鐸奏請於蔚州加置至五鑪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足估加十之一十二年禁藏錢不得過五十緡十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令諸道公納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畧使給與價直仍令鑄錢長慶元年九月勅

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内外公私給用錢貨從今以後每千墊八十以用九百二十為貫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腠

腠音誰東萊二

縣琅瑯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北河今朔方之北河

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至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

不過數十萬石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

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

今朔方之

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

水從渭中上道九百餘里度六月而罷若引渭穿渠起

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度可三月而罷此損漕

省半天子乃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穿漕渠以運大便

利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
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
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
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
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渠田數歲河徙渠田
遂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
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
其事言抵蜀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

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
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
斜林木山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
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
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稔穀石五錢
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
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

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可以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懿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懿從之乃廣開漕渠

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
以通漕運雖有此詔而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
塢於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
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
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僭一人助度支運後
魏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畧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
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

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
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役徵省時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
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質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
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
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
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
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疋市材造船不

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
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贖絹
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
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
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
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
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贖布千一百疋又
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

十里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惟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

五疋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

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薄骨

律鎮今靈武郡統萬今朔方郡是也

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

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

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千石每至深

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

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
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
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汭流數十周年乃得

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求於嶂岷山

在今平原郡高平縣

今并頭山

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

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
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
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

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
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
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
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
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
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
以東募民能於洛陽運米肆拾碩經底柱之險達于常

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
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
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
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
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
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
西域之地置西海郡善且末等郡

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
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

北今悉為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

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
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
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
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道船楫至長安故渠開元十
八年明皇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
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征庸更無征防緣
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

送租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闢船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

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輦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卽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轉運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

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
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
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
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
水旱便則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
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
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
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

憂民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
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
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
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
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
廣致若能開通河道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
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
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

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
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
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
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汧河入渭更無
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
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
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
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河南

少尹蕭炆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澁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

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
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
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
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
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
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
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
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

下轉運使

漕漕二水會於漕渠每夏大雨輒皆填闕大歷之後漸不通舟

天寶中每歲

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

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又運至永豐倉

及京師大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場四十里每歲冬初起

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載滿二百五十萬

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載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又以遞場為交場

兩遞簡擇近水處為宿場天寶十載九月相州刺史李南金又上表曰臣以舊籍天下水陸估價車乘有綱運

各令官兵提巡共五十萬大率大歷之後以水陸運使無防押四十萬石各押八關

鹽鐵茶

鹽筴之利管子言之盡矣其所以相桓公霸齊鹽筴之利也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太農工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鹽官與牢盆牢盆者煮鹽之器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

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者鹽者鈇左趾鈇音徒計及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

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主煮

鑄及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
出納

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彊
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
上不說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
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
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
者豪彊之家得管山海之利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

尚猶押而蔽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卮人君有吳王亦可見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於是丞相奏曰賢良之士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民休息孝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官自可鬻和帝即位詔曰孝武榷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中興

以來猶未能革先帝恨之故遺戒罷鹽鐵之禁縱民煮
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布告天下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
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
無以自業於是衛觐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
來放散今宜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
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
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
流民果還關中豐實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

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無利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

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
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為稅隋開皇
三年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唐開元元年十一月左
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廐馬三十萬後宮
數萬人外討夷狄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倍當今然而
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
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
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

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
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
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
按察使撿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
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
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
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
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

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

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一

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

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

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寧府都當錢二千七百九十三貫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

都當錢三百七貫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

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

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計稅其一自

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

兩鎮用兵帑藏空虛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

勸爵

漢孝文時晁厝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洩夫能入
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
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
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
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
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
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厝
之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

第二等爵

稍增至四千石

為五大夫

第九等爵

萬二千石為大庶長

第十八等爵

各以多少

級數為差厝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

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洩天下粟邊食足

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入諸郡縣以備凶災

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矣上從之孝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

裁謂

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帝元朔元年

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

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茂陵

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茂陵書止十一級皆前漢之制至後漢和帝依級散其賞曰乃故制軍功也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茂陵之書不說盡也

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五大夫者舊二

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乃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

則先除為吏比
於五大夫也

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樂卿者乃武卿功

爵第八言賈爵
惟得至第八

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

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然官職耗廢矣元鼎初

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惟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

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

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

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

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弋獵博戲亂

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
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
請令吏民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洪都之榜開賣官之
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
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
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
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絰袍以示之晉武帝

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空虛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

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如納錢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

字者加三十千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

時屬幽寇內侮

天下多虞軍用不充
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權酤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酤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

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
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
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
時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榷在
縣官惟酒酤獨未榷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
為一率開一壚以賣壚謂賣酒之區也以其一月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釀五
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
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糴

截灰炭

截酢醬也
截才伐反

給工器薪樵之費於是置命士督五

均六幹而人愈病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

奏請權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

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二月量定三

等逐月稅錢並充市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

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

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

仰縣官異時竿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竿如故也緡絲也

貫錢一貫千文出二十為竿也詩云維絲伊緡輶小車也諸賈人末作貫貸買賣居

邑貯積諸物及商人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竿也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也率緡錢四千

而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竿比例也身非為吏之

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亦有輶車皆令之出一竿

商賈人輶車二竿船五丈

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十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

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
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其後令
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
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
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
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為常以人
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
實利在侵削

此亦竿
絲之類

雜稅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今省之所謂租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

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予人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絁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伎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謁舍若今客館

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

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

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稅十錢以治宮室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

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
夫訂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一限堅完
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
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自
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
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
類出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
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患之後魏明帝孝

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
長顓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
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
遊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為也後周閔帝初
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
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
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

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

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及所在

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其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勅江淮堰壞商旅牽船過處準斛斛納錢謂之埭程大歷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兵馬事緣上元十一年冬人民失業之後又其昨北寇未平之日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充大計錢

平準

均輸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屬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有平準令

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置平準於京師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足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足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

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

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平糴

常平

義倉

漢宣帝時數歲豐穰穀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
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
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
則糴儉則糴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
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
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
一年儲餘皆勒使糴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
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

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
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未盡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
明元年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蓄六
年詔出上庫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

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

揚州治建業
今江寧縣也

南徐州二百萬

南徐

州治
京口

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

南荊河州
治壽春

市絲

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
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

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

司州治汝南今義陽郡是也

西荆

河州二百五十萬

西荆河州治歷陽

南兖州二百五十萬

南兖州治

廣陵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場後

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奏曰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

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

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

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

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

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民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

之糧適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

齊制每歲入出

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

糴之物依價糴貯後周文帝創置六官司倉掌辨九穀

之物以量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

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

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

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
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
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
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
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
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
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
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

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肅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之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未實

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
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
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
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
穡頃畝每至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稿麥
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
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
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

各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
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
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
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
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
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
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伍升當
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

寶八載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千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

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

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

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

三千五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石

河西道

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劔南道

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

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一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

三十萬三十四石

劔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劔南道

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

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

闕

通志卷六十二